

懸棺葬資料彙集

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前 言

悬棺葬（岩葬）是置棺于悬岩峭壁之上的一种葬俗；其葬制、葬具和搁置方法则因地而异。这种葬式曾流行于古代我国的南方地区，遍及川、黔、滇、湘、桂、粤、鄂、浙、赣、闽、皖、陕（南部）以及台湾等共十三个省区；国外则流进于东南亚甚至美拉尼亚和波里尼西亚群岛一带。

我国的古籍文献中保存有悬棺葬的大量记载。到公元六世纪时，顾野王、肖子开等人已经不知福建武夷山悬棺的来历，称之为“地仙之宅”、“仙人葬”。1978年曾用碳十四测定了武夷山船棺的年代为距今 3840 ± 90 年。虽然这可能偏早，但其年代悠久，是可以肯定的。这种葬俗一直延续到明、清。1974年在四川珙县清理了一批悬棺，证明是明代的遗留。

对于悬棺葬（岩葬）这种延续时间长、分布地区甚广、内容独特而复杂的一种文化现象的深入研究，是我国南方地区民族学、考古学和民族史的极为重要的课题。

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，国内、外学者曾对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结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。目前学术界对悬棺葬的名称、文化内涵、文化联系、族属问题等等都有各种不同的见解。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，我们联合倡议召开中国悬棺葬（岩葬）文化及族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，以便充分交换意见，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。自倡议以来，得到各地学者的热情支持，使我们深受鼓舞。为便利研究工作、给讨论作准备，特编印这本资料集。其中论文部分都是解放前的旧作，有的观点不尽妥当，仅供内部参考。

四川省历史学会
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
四川省博物馆
四川大学历史系
宜宾专员公署文教局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目 录

前 言

有关僰人(白人)的历史文献

- 留存于四川的最后一批僚族……………葛维汉著 陈宗祥译 (1)
- 中国的崖葬制……………向 达 (5)
- 川南僰人考……………林名均 (7)
- 僰人考……………郑德坤 (12)
- 说白人坟……………包渔庄 (35)
- 岩墓稽古录……………刘铭恕 (41)
- ### 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
- 僰人悬棺乎? 僚人或仡佬悬棺乎? ……芮逸夫 (46)
- 僚(獠)为仡佬(犵狁)试证……………芮逸夫 (48)
- 中国东南亚之崖葬文化……………凌纯声 (58)
- 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……………凌纯声 (78)
- 我国悬棺葬(崖葬)历史资料辑要(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崖葬制科研组辑)…………… (94)
- 论文目录索引…………… (109)

有关夔人(白人)的历史文献^[1]

——留存于四川的最后一批傣族

〔美〕葛维汉著 陈宗祥译

I. “白人坟”的新资料

笔者曾在本刊上期发表有关“白人坟”札记。在卷七里提到曾据当地传说写出这些坟墓是白人的²，但使不含白意的“夔”字³，记录很多世纪以来就住在叙府地区的一个民族而已。那个札记既没有解决夔是何民族，也没有详细论述这些墓葬属于夔人，抑或属于其他民族。

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间叙府城内有个大变化：加宽街道，把石板路改修成三合土路面。在工程进行中，发现一块大石碑。用碑下放木棒的办法，用一百多人把它拉到石碑所立的公园里。碑的很多字迹难以辨认，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些与此问题有关的历史资料。《兴文县志》和《叙州府志》都说从前兴文县也有同样的石碑，不过该碑早已不在了。

这两块石碑都说明汉人最后打败夔人是在明朝后期（1573年）。夔人最强大的根据地是在兴文县九丝城。

为此，我们曾查阅了《叙州府志》和《兴文县志》，得知以下的情形。在周朝以前夔人就住在叙府地区，当时称为夔侯国，汉代称该地为夔道县，宋代也同样称为夔道。汉族最后驱逐走夔民是在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。

这表明岩墓区域恰为夔人文化中心地区，其时代接近于明代，不会晚于三百七十年以前，也就是清朝开始前的七十一年。现在居住在该地的川苗和汉人都认为岩墓是属于夔人的，这就很好地证明传说是确实的。

但是夔人是属于那个民族呢？历史记载的是十分清楚的，在汉族没有入川以前，四川东部为巴人，建都在重庆，现在有时还称为巴县。在川西居住的是蜀人。巴、蜀协助周人克商。他们是傣或掸族的组成部分，夔人是傣族一个支系。

笔者在一九三五年到这地区考察，本地人向我兜售一些唐、宋、明时期的陶器，的确是夔人的陶器。这些陶器与同时期四川中部汉族的陶器略有差别。从墓中取出的这些陶器是很精美的，说明夔人是具有较高文化的民族。

在云南省有个民族通常称为摆夷，也有用夔夷称呼他们的。他们自称“贡傣”Koun Thai或傣族^[4]。他们显然是夔人的后裔。在一七五三年以前，他们把他们的死者殓入木棺，放在悬岩绝壁上。由于族称的音变，因此就用了不同的汉字去记族称。

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使用木棺的是傣族的一支，在川西南则称为夔人，而在云南的后裔却称为摆夷或白夷（也记为pai或pei）。

I. 兴文县《征服夔人纪功碑》原文为：

明万历国史馆李长春《平蛮碑记》

明兴洪武二十七年，犍为郡臣以戎焚上变，高皇帝诏设守御所，镇以卫兵，而令犍为自保卫，当是时经略西南夷有端矣。已上变者再至，始命征讨事。然第檄阉帅主之，未尝遣将军，如汉使驰义侯督八校尉击破之也。高皇帝威灵，灭此曾不当一剑之任，乃上意故缓之，示中国广大，不以法尽外徼也。

永宣而后，魑结耕田者滋众，君长以什伯数。箠马髦毛祁祁布山谷间，势豪举矣。顾时时盗边，侵略旁小邑，边吏不能谁何。于是议赏赉，议诱谕。或大将军提兵，或中丞部使者，发人徒攻击，盖旋服旋叛，莫得而制矣。

隆庆中，屡起内讧，至号假王，张赤帜，横行犍道上，荼毒浸淫，内地且阽危矣。先帝采科臣言事，诏问平蛮状，抚臣条对方略，因徙骁将自黔中入蜀领其事。居顷之，会今上践祚，念先帝北降胡、南平越，见以为愜于志，独释西南夷弗诛，意尚墨墨也。乃邦郢中曾公为御史大夫，行部巴蜀诸郡，属以平蛮之役。制若曰：“师出必以大创，毋惮突入，徒袭招纳为名高，以畜乱畜祸为也。”由是阉下降指在摧陷廓清，规恢先帝遗绪，且令蛮夷如汉法若雷霆，一震则糜烂矣。

公至谋之部使者扶风孙公，因檄下文武大吏，徵兵转饷，期三月毕会。又檄冉駝诸酋长，各率所部兵以俟。既如约，躬虔秉钺，会师而盟誓，不以蛮夷貊主上忧，失父老子弟之望。以元年五月庚辰，一战凌霄城破之。六月丙寅，再战都都寨复破之。焚人失此二险，交臂大折，毋论褫魄矣。乃纠其党人保九丝城，九丝峭岩纶壁，慄捷逼天，缘蹊升者，石受趾不二分，益之排栅列堑，固井重墉，犷弩下驰，密于陨空之雨，彼谓汉兵从天降始擒也。公购死士夜缒，取一道上，大军蹶衔而登，奋挺叫嚣，声殷殷撼天地。焚人方枕籍自坚，不虞兵之飞变，自假王以下，皆骈首就诛，争蹂躪以死。擄其金鼓、标、弩、牛、马以万计，是在九月九日也。

公复自省其山，睹酋虏薄量，空无遗烬，乃献状阙下。诏晋公副都御史，锡之荫。徐爵贵有差。当凯奏至，交戟之内，靡不颂天子鸿化神明，威鬯殊俗，而谓公丕创未有之功，为社稷隶也。夫戎北在西陲，天性忿鸇，形容魁健，行盗侵馘，习以为业，自古记之矣。乃其地沃腴，宜黍稷，马牛畜产，视内地倍十之三，一有武断豪寇者出，则鸣钲击鼓，椎牛洒酒，召之千百人为高会。会已，辄罗拜下之，伏其令。故食肉曳缿之外，有磨旗午槃，魑阉边邑，徒逞其犷心耳。此可纵其跳梁，贯之不问，或听其诡谲，数藉归抚之名以缓死哉！公所奋（《兴文县志》作扞然）然勒兵，谕与部使者决策（《兴文志》作莢）赞谋，要以铲削祸本。席卷云彻，毋馀后菑也。闻始一再破凌霄、都都寨，军吏多袭道谋，欲引已事为解者，赖公石画已定，卒莫能摇也。迨九丝之战，人人自危，非公乘利席胜，驱之必入，孰肯决心死地，足不旋踵哉。功伟矣！功伟矣！

在昔羌零之讨，后将军每图上军册，汉庭议臣初是者什三，中什五，最后什八。宣帝独格众议，一听后将军所为，故羌虏迄以计碎。曩公所上书，上皆手诏赐报，许以便宜，即有下公卿大臣议者，亟言公计可必用，不以始终两辞等。后将军所遇大过之矣，彼所俘斩羌虏及降者不下四万人，较之戎焚称是，而振旅之后，复疏帝陈兵利害，且荐护羌校尉可乘城者。公兹緜緜谭善后事，复请命骁将镇抚其地，勿更他适，毋异金城之画，乃知议论通。古

今忧国如饥渴之臣，其握算固自同轨哉！若上英漠睿断，益跨视孝宣远矣。

是役也，公驻师郡中逾八阅月，郡守广陵陈公旦暮奉公画诺。今所列兵事本末，皆其耳目睹记者，故授简内史氏，属之纪伐述勋，垂示罔极云。辞曰：

自昔巴蜀，崛起夔夷，辨发魑结，
鼓舌侏僂，悬崖天堑，雄盘险岷，
火耕流种，既饱且嬉，乃揭徽帜，
载弄长铍，磨牙吮血，阙翦西陲，
碎城撕邑，漂鹵横尸，博战一敞，
邀我招抚，狼心狡狴，豕毒淫滋，
惟皇震怒，挾伐兴师，桓桓我公，
简命畴咨，擎旗仗钺，帅彼熊罴，
牂牁夜郎，酋卒分提，凌霄初裂，
都都在披，鹿奔鼠窜，凭陵九丝，
九丝縋城，宵突一鼓，毕隳泉境，
殄绝魑魅，消糜如朽，斯拉如豕，
斯驰疆场，既升士女，用嬉往阻，
边徼今辟，皇逵濯濯，勋烈峨峨。

鼎彝有鬼者，爵皇则贲之。有奕者，土氓则载之。百千万年，我人永思。

Ⅱ. 川苗关于夔人的传说，川苗地区早先的居民称为“艾子” Ngai Ntzi。

在今三滇交界一带的居民古称“艾子”。后来苗族和侏僂迁到这里居住。艾子本性好与天斗，因此也被称为“屠天”（译音，意思是与天斗或与天较量）。在炎热的夏天，他们习惯穿皮衣和烤火取暖。因此有人讥笑说：“你们五六月穿皮衣，里外都热啊！”

到了冬天，他们只穿一件很薄的单衫，手里还拿着大扇子扇风。可是他们谁都不偷懒，都与天斗。他们非常勤于垦地，每家都很富裕。每家都修建石墓埋葬双亲。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结合在一起的，死后也希望埋在一起。所以墓与墓之间是靠近的。

后来有个名叫罗因的秀才想出一条人死以后，他们子孙不会昌盛的诡计。他散布谣言说：“艾子只会斗天，不会斗海水。最好把我们祖先的尸骨葬入海中。这样作，艾子的后代就会兴旺起来了。”

艾子们听到这个谣言以后，就把他们祖先的尸骨丢入海（小湖泊）中。如此，他们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，而且十分兴旺，并且还出了一个大官。一计未成，罗因秀才又另想出一条诡计，他造谣说：“艾子只会斗天、斗地、斗海。那里还有巨大的白石岩啊，也许这些白石岩太干燥了，他们不要这些石岩。如果把祖先尸体吊挂在岩石上，他们永远会昌盛的。石岩上的祖先就象星星、月亮那样看着我们，子孙后代前代世其昌，还会统治整个世界哩！”

艾子们听到这些话后，又向四处传达，集合起全族说：“起初有人说把尸骨埋在海里，子孙昌盛，我们已照着做了。今天又说我们应把死者象星星、月亮一样高高挂起，我们将会统治全世界。”后来他们招请石刻工人，把本族从前使用过的弓、箭、剑以及骑过的马、马鞍和图案都刻在岩上。然后在人死后，把他们悬挂在石岩上。⑤

“有个人名叫李义把 (liu i mbai) 的苗人禀报官府他要在石梯寨定居垦地。另一个名叫陶义瓜的也向官府禀告，打算在草场坝垦荒。这些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后来在万历元年，他们再去通禀官府想在那些地方开荒。万历三年，汉人夺走了兴文县附近苗区九丝城。当时哈大王、哈二王叛乱了。哈大王在九丝城把黄泥巴放入竹筒子说：“这些是从我的碗里倒出来的。”他又用四尺长的皮革做成靴子，他向人们散布谎言说：这就是他穿的皮靴。此外，他说还能用扫把当尾巴，腋下夹着两个簸箕飞翔。万历二年，哈二王被杀，他的两个簸箕落在建武城下，那个地方也就叫做簸箕峡。

附注：

(1) 华西大学哈佛燕京社出版物的专题论文。本文刊登于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》杂志第八卷，1936年出版。

(2) 在上期杂志一文中，夔人经常写成白人，与当地方音是近似的。遵照学会的规定，我们仍用威氏 Wade 注音办法。

(3) 当地也念成 beh。

(4) 列达 Alfred Lietard：《傛人》(Les LoLo) P. 9—10，《华西教会新闻》(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) 1935年12月号。

(5) 目前在珙县的麻塘坝、庙口 (miao kou)、山寨、石寨和云南省镇雄县，盐津县的龙恐坝，大关县的豆沙关都能看见这种悬棺葬。

(6) 这个传说确定哈大王叛乱是在公元一五七四年，确说最后一战的地点是九丝城。中国史说汉族与夔人或傛族的最后一仗是在公元一五七三年，地点在九丝城，尚谈及一个自称王的夔人领袖。同汉人进行最后一战的是哈大王，似可证实他乃是夔人领袖。也证实川苗传说的时间差错一年。

我从川苗朋友处得知，艾子 Ngai Ntzi 是“矮子”一词的讹音，意指矮小的人和民族。因此苗族对夔人又有另一个称呼，这明显地含有身材矮小的意思。郑德坤先生告诉笔者，他在汉文资料中找到夔人身体矮小的证据。

中国的岩葬制

向 达

近在星期评论第十五期上看到方欣安先生的所谓蛮洞一文。文末说：“至于利用天然地势，凿岩为墓穴棺椁之制，则除四川以外，他省尚无所闻，惟古代埃及波斯诸国则早有此制。”所谓他省尚无所闻的话，恐属不确。方先生是湖南人，湖南的沅水流域就有这种“岩葬”的遗存。文献上最早记及沅水流域的岩葬制度者是唐张鷟的朝野僉载。顷承凌纯声先生见告，金载卷二纪此云：

五溪蛮父母死，于村外阁其尸，三年而葬。打鼓踏歌，亲属饮宴舞戏，一月余日。尽产为棺，余临江高山半肋凿龕以葬之。自山上悬索下柩，弥高者以为至孝，即终身不复祀祭。初遭丧，三年不食盐。

南宋时桐乡朱辅，随父鬻山先生游宦湖南——大概是在沅水流域，遂著溪蛮丛笑一书。据庆元乙卯（西一一九五）叶钱的序说：

五溪之蛮，皆盘瓠种也。聚落区分，名亦随异，源其故壤。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：曰猫、曰獐、曰獠，曰獠、曰狢狢；风声气习，大略相似。……通守朱公鬻山先生之季子，风流博雅，手录溪蛮事，识其所产所习之异，目曰丛笑，诚可笑也。

朱辅所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专纪五溪蛮的书，其中葬堂一条云：

死者诸子照水内，一人背尸，以箭射地，箭落处定穴。穴中籍以木，贫则已。富者不问岁月，酿酒屠牛，呼团洞。发骨而出易以小函，或架岩屋，或挂大木，风霜剥落皆置不问，名葬堂。

由上所引两条文献看来，在高山悬岩之上，凿成龕穴，以葬死者，原是五溪蛮中的一种习俗。元周致中异域志卷下五蛮溪条云：

……即洞蛮。遇父母死，行鼓踏歌，饮宴一月，尽产为椁。临江高山，凿龕以葬。三年不食盐。

周致中所说，即袭朝野僉载之文，而加以删节。不过说五溪蛮又称洞蛮，其得名之由，疑与岩葬不无若干关系。这种沅水流域的岩葬遗存，后来有人记载到。清初许瓚曾（号鹤沙，即在天主教中有名的徐文定孙女甘第大之子）于康熙初为云南按察使，康熙十一年归里，取道沅水，著有东还纪程（龙威秘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俱收有此书）。许氏在东还纪程中纪载他在沅水一带所见的一些景物，其纪常德倒水岩仙蜕石云：

常德倒水岩仙蜕石，石皆壁立水滨，透迤高广。上凿石窠者十，下临绝壑。内一中藏木槽五，旧传为沈香棺。土人云：水涨时健儿引绳而上，棺朽遗蜕尚存。舟人戏以竿撩之，电辄怒击，亦未知何代所留。曩从军夔门时，有风箱峡者，数仞绝壁中叠置木匣如风箱者甚多，仰望色如朽木，较棺形则小，其景象颇相类也。

许氏还纪及泸溪县的箱子岩：

过辰溪县二十里，浦市，人烟稠密，鸡犬相闻，榜人估客具停舟贸易。舟人曰，从此而下，好山好水，应接不暇！又十里曰岩，稍下有石壁一带，峭立江右，其最高石罅中多架木为屋，垒差点缀，舟行仰望，缥缈若神仙之居，不知其何从构屋，又如从出入。相传鼎革时人民避兵之地，数里上下皆有之。

比许氏时次较后，也曾纪到泸溪的箱子岩者，有青浦王昶。王氏以乾隆三十年随阿桂军征缅甸，取道沅水入滇。他的滇行日记纪此云：

十一月十八日，……行四十里，过泸溪县。又三十里，过辛女岩，壁立水中如刀削然。石色青黄，纹皆圆皴，不减子久画本。岩壁多窍穴。最足异者，山半穴内，如箱，如船，如楣槛，谛视皆以木为之。或云仙灵所窟，或云诸葛武侯芟粮于此，其说茫昧不可信。然距水面二十余丈，决非人力所能到。其址亦有穴，大者如屋，望之深窅，有泉流出，下注于滩，色甚白。

一直到现在，旅行于沅水流域的人，经过辰溪沅陵之间，在江边悬岩之上还可以见到一些类似箱子及木架的东西，当地人士称之为箱子岩。许鹤沙、王兰泉所记，即是此物。沈从文先生在其《湘西》上，对于箱子岩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，读者无妨参看。据贝青乔的苗俗记：

亲死，剝木以敛，置诸崇岩峭壁间，不施蔽盖，旁立木主，识其处曰家亲殿。初殓，集亲戚男妇，笑歌跳舞，是为闹尸。明春，闻杜鹃声，举家号哭曰：“鸟犹岁至，亲不归矣”。

这些沅水流域的箱子岩，就是岩葬的遗存。依照张鹭、朱辅以及贝青乔诸人所说看来，岩葬原是古来的五溪蛮，即今所谓苗族的一种习俗。所惜者，湘西一带至今在人类学上，还是一块未开发的地方。除去凌纯声、芮逸夫诸先生曾在那里做过短期的调查工作而外，别无所闻。我相信如果有人能在湘西作一较长的居留和调查，必可在其它地方发现和常德以及沅陵辰溪之间，箱子岩一类相似的岩葬遗存。至今应接不暇的好山好水，我可以担保不会失望。以沅水流域的岩葬遗存，四川的蛮洞作一比较研究，这在人类学上一定是一桩有趣味有意义的工作。至于方先生因为埃及、波斯有这种岩葬的制度，因而推论到中国的岩葬制度，以为或者是由西方经由南洋而传入的一种“西化”，为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一大问题。这种推论，个人不敢赞一辞。不过，我总觉得司密斯诸人所提倡的文化传播说，在今日似尚未成为定论，而所谓中国文明西源说，如果要在今日再行提出讨论，似非极端谨慎不可。象安特生那样的卤莽灭裂，我们是要引以为戒的。以上只是对于方先生文章的一点补充意见，不敢说是纠正。是否应于发表前请方先生一阅，悉听尊变。

原刊1941年《星期评论》

（渝版）廿八期15—16页

川南夔人考

林名均

一、绪言

吾国种族，至为纷繁，其有屡见于载籍而今不见于原地者，川南之夔人其一也。按夔之为名，首见王制：“西方曰棘。”释文：“棘又作夔。”郑注：“棘当为夔。”惟郑氏不以夔为西南人种，故释之曰：“夔之言偏，使之偏寄于夷戎。”吕氏春秋恃君览云：“氏羌呼唐，离水之西，夔人野人。”说文：“夔，犍为蛮夷。”夔为种名，可以显见。路史以为商世侯伯之国，亦当有所本。兹就其前后所居地域，所存遗址，及其衰灭之原因与经过，分别论之。

二、夔人所在地域

夔人所居地域，古籍多所论列：

史记货殖列传云：“巴蜀亦沃野，……南御滇夔，夔童。”

又西南夷传云：“巴蜀民或窃出商贾，取其笮马，夔童。”正义：“今益州南，戎州北，古夔国。”

汉书地理志：“犍为郡夔道。”应劭曰：“故夔侯国也。”

华阳国志蜀志云：“夔道县在南安东四百里，距郡百里，高后六年城之，治马湖江会，水通越嶲。本有夔人，故秦纪言夔童之富。”

水经江水：“又东南过夔道，若水淹水从西来注之。”注云：“具本夔人居之”。

路史：“夔侯国，今戎之夔道。”

是由可知，古代夔人皆居于蜀之犍为郡夔道，亦即后之戎州也。惟夔道所属之地甚广，叙州府志卷二云：“常志言，‘夔道在南安东四百里’，南安县为今嘉定府境，由嘉定以东，则宜宾，正当夔道县地。由宜宾以西，至屏山马边东境；由宜宾以南，至庆符北境；由宜宾江北界，合南溪县境；皆故夔道也。”按一统志卷三九六叙州府二古址下云：“夔道故城今宜宾县。”嘉庆十七年重修南溪县志云：“南溪，汉夔道县地。”寰宇记：“南溪因在夔溪⁽¹⁾之南而得名。”又乾隆四十三年屏山县志原序：“屏邑为古夔国，自西汉时已内附。”⁽²⁾嘉庆十年马边县志原序：“夔侯古国。”庆符县志沿革下云：“皇古蜀山氏国，又名夔国。”是知古所谓夔道，即今宜宾、南溪、屏山、马边、庆符诸县之地；其中除庆符外，皆在江水之北。夔人散居其间，自乐其业。寰宇记云：“夔道有荔枝园，夔童多以此为业，园置万株”，此秦纪所谓夔童之富也。

秦汉以后，中原势力，渐及西南，武帝时，置夔道县，夔势已衰。晋代以降，大江以

北，殆鲜夔种，故常志谓：“本有夔人”。水经注谓：“县本夔人居之”也。时至今日，宜宾、南溪、皆尽汉人，屏山、马边，则半属僮。惟大江以南，横江流域之庆符、高县、兴文诸县，迄于晚明，尚多夔人，与苗、羿、保羿诸族杂居，屡为边患。

庆符县志卷四十九艺文载明隆庆辛未张化美修复庙学碑记云：庆符，叙之南邑，距郡百里许，文教首被，儒学初设县东，夔火毁之。”

高县志卷六云：“教官坝，在祥八甲陡坡，一径曲屈而上，可容万人。前明夔蛮叛，官兵为其所逼，几危于此。”

又卷三十八云：“明天启八年，夔蛮造逆，安顺统兵六百，堵筑戒城南岸，得胜。”

珙县志卷一山川夔川沟下云：“夔人居之，故名。正德十一年始平。”

兴文县志卷六碑记载明李长春建武顺城碑记云：“建武故山都地，夔人屯聚寇钞葆，此盖巢穴云。”

以是知夔人自汉以后，即渡江而南，仍居于川省南部诸县。至其分布最多之处，则为今之珙县。查珙县志所载地名，其中冠有“夔”字者颇多：如前所举之夔川沟，即在珙县南洛表镇之西；在洛表镇之东北者，有夔人寨；在文聚乡三甲者，有夔乡垵；在集义乡一甲者，有夔人坡，夔人坝；在泰宁乡一甲者，有夔人湾；在崇礼乡五甲者，有夔乡坝。此外在仁寿乡有一白村，县志卷一云：“古柏氏遗址，或云夔人所居。”在育贤乡则有天堂寨，县志谓为“古夔人避兵之所。”又育贤，孝友，崇礼三乡皆有石头寨，县志谓“相传古夔人所筑”。夔人在珙，散布之广，可知之矣。

三、夔人遗迹

夔人遗迹，至今尚可考见者，除前注二所引之乞子石而外，厥为墓葬。华西大学博物馆长葛维汉博士（Dr. D. C. Graham），在华二十余年，数往川南一带考察，于珙县洛表镇等处发现夔人坟墓甚多，曾为“川南夔人墓葬”一文（The “White Men's Graves” of Southern Szechwan），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七期（The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1935—VOL. VLL. PP. 84—89）并附图片。据云夔人葬法有二：一为以棺置于离地百尺之悬崖壁上岩上凿方孔，以二木柱内之，棺与盖皆以整块之木料斫成，置二木柱之上，上下叠置，为数颇多。崖上间有红色涂绘之车马人物，隐约可睹。棺中所藏，除死者之残存骨骼外，每有珠玉饰物堕落地面，无敢拾取；皆谓取之必召不祥。其一为岩壁之上凿有深洞，藏棺洞中，左右并列，自数具至数十余具不等。文中并谓此等坟墓多散布在兴文附近，及珙县所属之周家沟、上罗、罗星渡、洛表等处，并延至于云南之豆沙关。以地方志考之，此为夔人墓葬，盖无可疑。其在川南者，不仅珙县及兴文有之，惟以珙县为最多耳。兹分录诸县志关于夔人坟墓之记载如后：

（一）在庆符县者：

汉王墓 县志卷四十七陵墓云：“在县东一百二十里，即夔道王墓。”〔3〕

（二）在高县者

一、灌木岩 县志卷六山川云：“一名棺木岩，在沐柔两岩。一水中流，两岩峻绝。昔土人有岩葬者，置棺其上，今犹有存。”

二、白云洞 同上：“在正一甲，岩壁悬白洞，可容百余人。昔夔人有岩葬者，今犹有

存。”

三、观音洞 同上：“在沐爱棺木岩，洞不甚高，相传夔人曾挂棺于此。”

(三) 在珙县者：

一、棺木岩 县志卷一山川云：“治西南九十里。昔夔蛮酋长于岩端凿石椁钉，置棺其上。岩高百仞，下临符江。”〔4〕

二、三字岩 同上：“治南一百二十里。夔酋窆棺其上，作三字形，深广尺许。”

三、石厂岩 同上：“在城西河外。旧名棺材岩，以夔酋尝椁棺其上。”

四、双洞 同上：“治西南都宁驿南五里。二石洞相连，夔蛮凿以藏棺，后经发掘，成两空洞。”

五、走马田 县志卷一古迹云：“县南九十里。先是夔人悬蛮酋长之棺于岩上，每闻金鼓之声，明万历初，总兵刘显过此，闻而异之，驰马田中，连发三矢，中棺上，金鼓遂绝，人因呼为走马田。今三矢犹有。”

六、夔棺岩 县志卷十四陵墓云：“县南上下罗计诸山中，夔酋悬棺之岩甚多，世代姓名皆无考。”

(四) 在兴文者：

古夔人墓 县志卷五坟墓云：“建武一带，凡悬岩峭壁上，凿岩为穴，置棺其中，重叠相望，今其棺尚有存者。”

由上所举，可知夔人在此诸县，不惟居留甚久，且有若干遗迹可寻，惟自明以后，诸县已无夔种，仅留此岩上坟墓供后人之凭吊而已。

四、夔人衰灭之原因及其经过

古代民族，设非民性强悍，孔武有力，即难永存。夔人因早已进步为农业社会，兼以素性懦弱，故易为他族所征服。水经江水注引地理风俗记云：“夔，夷中最仁，有人道，故字从人。”史记西南夷传：“诸夷君长，不及夔侯。”寰宇记谓夔童多以荔枝园为业，已如前文所举，可知此族早已丧失其游猎社会时代之武力，不及其他邻族之强悍，故巴蜀之民，得以掳取为童仆也。华阳国志载“夔道有故蜀王兵栏”，则蜀王当尝用兵于是。庆符县志卷廿五谓：“秦时夔道王据守横江，李冰破之，追北于汉阳山。”语虽晚出，然常志谓冰皆治水夔道，“其岩嶙峋不可凿，乃积薪烧之，故其处悬岩有赤白五色”，则其事亦有可征也。汉兴，高后六年城夔道，武帝时，唐蒙使略通夜郡西夔中，置夔道县，是其地已早入汉人版图。故史记司马相如传云：“南夷之君，西夔之长，常效贡职，不敢忿堕，延颈举踵，喁喁然皆争归义，欲为臣妾。”成帝时，夔人反叛，命牂牁太守陈立镇之，至是遂愈见衰弱矣。华阳国志谓“汉民多，渐斥徙之”，是其地亦早为他族所据，其人被迫他徙，盖势所必然者也。

惟夔人之居于川南高、洪诸县，为时甚久，迄今有明，犹时有踪影，然今诸地仅有汉苗两族杂居其间，而不复闻有夔人者，推原其故，厥端有三：

(一) 为明曾省吾所剿灭。据兴文县志卷二边防，谓“县属在以前有都掌、即夔，羿、苗、猓”一语观之，知夔人系都掌蛮之一，都蛮夔蛮，久无区分〔5〕，明代以来，屡为边患。万历初，诏四川巡抚曾省吾举兵讨之，元年五月兴师，十月讨平，计破凌霄城，都都

岩，雌公岭，母猪岩，九丝城，捣其巢穴，擒其梟帅，略地四百余里。其事具见于万历二年李长春所撰之巡抚四川都御史确庵曾公平蛮碑〔6〕。及同年任瀚所撰之平蛮碑，李长春所撰之建武厅城碑〔7〕，夔人经此大创。除战死及被俘者外，当举族他徙，以避其锋。虽有少数尚留居其地，然以势力微弱，亦必不敢与汉族相抗，而渐归于同化矣。

（二）为明季流寇所屠戮。明季流寇张献忠及其余党之祸四川也，川南诸县，亦多被其祸，烧杀所及，无分汉夷。庆符县志卷廿一边防志云：“明季兵燹频仍，夔、羿、苗、猓之属，亦罗屠戮，所存无几。”今羿子已不见于诸县，保俣已入凉山，苗族深居山地，而夔人其能仅存乎。

（三）为苗族所排挤，夔人之不见于高珙诸县，论者多谓其由悬棺所致。珙县志卷十一载邑令张涛夔夷辨一文云：“今邑夔珙类已尽。而县石岩犹多夔人棺，尽其俗亲死不葬，悬棺高岩，累累峭壁间。以此观之，其无遗种也固宜。”又卷十四云：“相传有罗因者，以夔人尝灭其宗，乃教以悬葬岩上，子孙高显。于是争挂高岩以趋吉，其祖父遗骸被风吹散，后嗣俱绝。此挂高岩之所自也。”此虽惑于风水之说，然其中亦颇有线索可寻。所谓罗因者为何如人，今已无可核考，然尝闻诸来自珙县之苗族青年，谓其族中有一流行之传说，颇与此相类似而小有不同。其传说云：“约五百年前，苗族自他处迁来，卜居于高、珙、筠连诸县之地，以务农为生。然其地原有土著，体量高大四肢有力，善治田地，甫一昼夜，即能垦地至数亩之广。苗人惟其发达，为所压迫，思有以抑之，知其人信仰风水，乃谓之曰：‘若能葬其亲属于山巅，其后必将强大。’其人如其言之，果如所语。乃复谓之曰：‘若能葬其亲于海底，将视此尤为显赫。’如所语而亦信。终乃谓之曰：‘若能悬其棺于岩上，则将强盛无与伦矣。’其人复如所教而行之，遂一蹶而不能复振矣。”〔8〕由此传说，吾人得知五百年前，该处尚属夔人势力范围，迨苗族迁入，与之杂居。苗人素以勤劳耐著称，经长时间之努力，反将原有夔人渐次排挤而据有其地，所谓教以悬棺之法者，不过后人附会其说而已。

五、余 论

由上三端，皆足以说明夔人不见于今日川南诸县之故。然杀戮虽尽，同化不完，即疾病死亡，亦不至全无噍类，其大多数必因迁移而转至他处。据葛维汉博士 *Historic Notes on the p'o Ten* 一文最末注文观之，夔人特殊之墓葬，亦可于云南之镇雄、监津、大关诸处发现。则其人必早已迁至于滇省之北部矣。〔9〕今云南通常所谓之夔人，其含义有二，或用以指摆夷，或用以指民家，此二者之中，必有一种与四川之夔人有关。然摆夷古称百夷，称为夔人，为时较晚，当为另一族人。至民家因受汉化甚深，亦不易言其所自来，按余庆远维西见闻记云：“那马本民家，即夔人也。”又爱必达黔南识略云：“夔人，俗呼为民家子。”其中颇有痕迹可考。闻在宥先生说：蛮书所纪白蛮语文中谓云南民家语中尚有与古蜀语相密合者〔10〕，以此推测，其人或系由蜀而南迁于此者，故民家或即古之夔人，其可能性较大。至其在滇黔与省内迁移分布情形，以蜀中参考资料缺乏，当俟诸他日，另行讨论。

〔1〕古今图书集成第六百三卷职方典南溪县：“夔溪在治南，相传武侯南征，夔蛮于此归服，又名服溪，旧志云福溪。”

- 〔2〕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：“乞子石在马湖两岸，东石腹中出一小石，西石腹中怀一小石，故焚人乞子于石，每有验，因号焉。”今屏山东七十里，乞子石遗迹尚存，足证屏邑为国。
- 〔3〕按此墓志中未言其形制，疑为后人附会，然焚人实尝居斯地，姑附于此。
- 〔4〕古今图书集成第六百三卷职方典珙县：“棺木岩，在治西七十里，肯为焚蛮所居，其人凿岩石钉椿，置棺其上，年久有坠者，盖焚俗营葬以悬岩为吉也。”所云除里数不同外，与县志相合。
- 〔5〕都蛮所据为九丝城，后改名建武在今兴文县境内，李长春建武厅城碑云：“建武故山都地，焚人屯聚寇钞葆，此盖巢穴云。”是以都蛮即为焚人。
- 〔6〕碑存兴文县属旧建武崇报祠内，清时因迁文庙于废祠故址而将碑毁坏，其文则载于兴文县志艺文，叙州府志转录于卷十六金石类下，颇有错讹。民国十七、八年间，叙府以翻修马路，得一大碑，置公园中，乃文字相同之另一平蛮碑也。虽字迹半已剥落，然于校勘上亦颇有用。葛维汉博士曾有摹钞影片及英文节译，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八期中。
- 〔7〕俱见兴文县志。
- 〔8〕葛维汉博士 *Historic notes on the Po Jen* 文中亦载川苗之一段传说，呼其人为 Ngai Ntzi，并谓教以此种葬者，为一汉人术士罗因，故事亦稍有出入，兹以余所亲闻者为论断之本。
- 〔9〕民国廿五年修昭通县志稿载座旅文（原注：即豆沙关焚人骸）云：“距昭通县三百四十里，豆沙关（大关县属），河流迅急，峭壁铁立，上高天而下深渊，岩疆也。岩际有棺累累，路人且睨且指，传为焚人古迹……乙丑冬，姜思敏君招饮于省立第二中学校，因参观陈列品，遂及古棺。中贮残骸，零星不全，三头颅颇壮大，手足骨亦粗长。棺剝木而空其中，长亦尺有奇，宽尺有二寸，相其纹理，为杉木四分之一，不漆不髹，以意揣之，当系数千年前物。”由此可证葛说之不谬，且可见棺中骸骨之情状。
- 〔10〕见史学季刊创刊号。

（原刊1941年《文史教学》创刊号第37—41页）

夔人考

郑德坤

一、绪言

中国边疆民族，以西南民族为最复杂。盖地势差殊，历史悠长，西南边省遂成为各地民族集居之地。名称繁多，风俗异殊，检举分类，颇有不胜记录之概。续云南通志稿载云南民族有一百二十七种，黔苗图说记贵州民族，亦八十二种。四川民族种类当亦不在数十之下。此虽不免过事分析，然其复杂情形，当可想象。

上古之世，中国民族之布，以四川为最繁。其组成大国者有巴、蜀、庸、夜郎等，其他分布情形，北有菑、鬻、氏、羌、冉駹之属，西有青衣羌、生羌、笮都、邛都之类，南有斯俞、濮、獠、夔、且阑诸种，东有板楯、獯、蜒、百濮等族。此外有鬻、微、卢、彭、槃弧、廩君、吐·蕃、戎、应有尽有。惜典籍不备，考古未周，其原始文化如何，互相交通如何，不得不而详耳。

本文以叙属古夔国为研究中心，集典籍片断之言，采夷民相传之说，参以古迹，分析归纳，为此已消灭之小国作一稍有系统之叙述，以为研究四川古代民族之绪引，并以就正于海内贤明焉。

二、释夔

夔夷来源，至今不明。其名见于古代典籍，最早在战国秦汉间，为中国西南夷族之一。兹举其要者如下：

1. 吕氏春秋恃君览。（清华大学整理古籍丛刊本，卷二〇）氏羌，呼唐，离水之西，夔人野人。

2. 史记

唐蒙史略通夜郎西夔中。——司马相如传

南夷之君，西夔之长，常效贡职，不敢怠堕。——同上。

且夫邛笮西夔之与中国并也，历年兹多，不可记也。——同上

巴蜀民或窃出商贾，取其笮马，夔僮，髦牛，以此巴蜀殷富。——西南夷传。

巴蜀亦沃野，地饶卮、姜、丹、沙、石、铜、铁、竹、木之器，南御滇夔、夔童、西近邛笮，笮马，旄牛，然四塞栈道千里，无所不通，唯褒斜馆穀其口，以所多易所鲜。——货殖列传

3. 汉书

犍为郡夔道。——地理志

散币于邛夔以辑之。——食货志

羌樊供献。——伍被传

4. 后汉书

犍为郡樊道——郡国志

捶驱氏樊——杜笃传

5. 蜀都赋

马犀象樊。——见古文苑

6. 长杨赋

羌樊车驰。——见文选

7. 说文解字：

樊，犍为蛮夷，从人棘声。——人部

8. 陈琳檄吴文：

皇中羌樊。

9. 华阳国志：

濮獠蛮樊童仆六百之富。——蜀志

保子帝攻青衣，雄张獠樊。——同上

樊道县——在南安东四百里，距郡百里，高后六年城之，治马湖江会，水通越巂，本有樊人，故秦纪言樊童之富。汉民多，渐斥徙之。有荔枝姜蒟。——同上

10. 水经注：

（樊道）县本樊人居之。地理风俗纪曰：夷中最仁，有仁道，故字从人。秦记所谓樊童之富者也。——江水篇

古代蜀南为此民族盘据之地，汉晋以上古籍均无异议，故可断定。

A、樊名旧说

樊夷名樊，古今学者聚证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其说有七——

1. 樊从人棘声，许慎说文解字所言是，从人表形，棘字表声；取义于人，所谓‘以事为名’比况棘声，所谓‘取譬相成也’。

2. 樊以坤地仁性得名 说文羊部羌条：

西南樊人焦饶从人，盖在坤地，颇有顺理之性。

周易说卦传曰：坤顺也，许氏将说樊从人之意，以其有顺理之性，故先言盖在坤地，以见坤有顺义，其位又在西南，正当樊夷所居之地。后水经注更就此说而证以地理风俗记所言，谓樊夷为夷中最仁，有仁道，故字从人，不意最仁与许言颇有文义不合。

3. 樊以西方得名，礼记王制：

屏之远方，西方曰棘，东方曰寄。

郑注：“樊当为棘，棘之言偏，使之偏寄于夷戎”。段注说文：“按纪文樊字，郑不以为西南夷，故易为棘。经传二棘多训亟也，故曰棘之言逼，使与寄字一例。释文云：棘又作樊，于此知纪本作樊，郑易为棘也，唐初本已误。”

4. 樊居棘下得名，滇志卷三十樊夷条：

种在黑水之外，今称百夷 盖声相近而讹也。性耐暑热，居多卑湿棘下，故从棘从人也。——见成都张氏影晒本。

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三志蛮条所释同此：

樊道于汉为县，故侯国也，其县民故为樊人，始与滇并称。汉时多僮仆。樊夷一名摆夷。又称白夷、盖声近而讹也。性耐热，居卑湿棘下，故从棘从人，西南则惟樊为盛。——一见间影楼与地丛书。

5. 樊居棘围得名。龚照台四川郡县志引夷裔考曰：

樊人者，其先世本华人，有罪贬远方，以樊（棘）围之。故其字从棘从人，——卷一页九。

樊非华族，史家及人类学家均无异义，因‘罪贬远方，以樊围之’之说，恐系望文生训。故龚氏下言曰：

汉制，县有蛮夷曰道，故曰樊道。

其言是也。

6. 樊误为白，樊讹为白，声近而讹。檀氏已言之。惟西人不如原文，往往误译白名。清末英人贝克氏 E. C. Baker 旅行云南，报告译樊夷为‘白夷’。

后大卫氏 H. R. (Davies) 又旅行该省，所著云南一书，已知其误。民国二十二年，美国人葛维汉氏 D. C. Graham 论樊人岩棺之俗，仍误译白名，其文见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 Journal of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Ancient white Men's Graves in Szechuan province.

后葛氏又自知其误，该志第七卷，已刊其改正论文。樊夷原不称白夷，其说甚明。且白人另为西南一族，滇志已有明文，其卷三十‘白人’条下云：

右白国之支流也。旧说樊为白，遂称其一类，实不相通。

7. 樊为 Tai (泰) 名之转变。汉文称此种民族为樊夷，缅甸文称之为掸 Shan，樊夷自称 Tai，李佛一译音‘歹’。近代人类学家尚无异说。故大卫氏云南称汉名樊音 Bai 为本族名称 Tai 字一音之转变。其文曰：

云南掸族，汉人称之为樊夷，贝克氏译名曰‘白夷’其说实不可靠。汉人樊与白形义并异，且白字在云南读作 Peh 音与 Pai 亦殊。Tai 音或即掸名‘泰’之转变。Tai、Shan 二字，汉文已有定译，前者为‘泰’，后者为‘掸’。掸国与中国之交通，后汉书西南夷传，始有明文，而樊夷一名，战国时已通行，疑樊字原有其本义也。

B 樊名原义

案 樊从人棘声，为形声字，许氏自知其未妥，故羊部释羌，樊下又以坤地顺理为解，惜仍不能得其原义。窃意樊从棘从人，两形并列之会意字也。檀萃释从人在棘下而以其所居卑湿为解，以云南樊夷所居环境立说，已得字义而未得字原也。

‘棘’，说文释‘小枣丛生者从并束。’说文系传：

臣锲曰，小枣丛并束，低小也。

说文义证

切韵，棘小枣也。……楚词九歌，柎枳棘与薪柴，注云，小枣为棘。

说文通训定声：

庄子逍遥游，汤之问棘也是已简文，注狭小也。……广雅释草，棘苑远志也，